



老師寫的序……4

同學們寫的序……6

前言……14

壹、療程至今……19

Give me five……20

與身體的對話……25

質子治療……30

輔助療法……34

醫病……39

局外人……44

半復出……50

新書分享會……58

貳、人格拼圖……61

三更有夢書當枕……62

琴上有琴聲……66

愛情的樣子……72

生活的福爾摩斯……76



舞臺人 …… 87

歌星夢 …… 92

西出陽關無故人 …… 95

致319，我的青春們 …… 102

一切歸零 …… 114

美國行 …… 118

參、輕小說 …… 137

女孩 …… 138

那個女人 …… 148

那些女人 …… 153

後話：2023新年快樂 …… 171



壹、療程至今

Happy Ending的關鍵字，是在Happy？還是在Ending？

我很努力歸類所有患病的因子：如果習慣錯誤是我的舒適圈範圍，那麼，覺醒而更改模式，就是基因突變的病灶。



Give me five

我不常，只是偶爾對人喊「加油」，因為我相信給人一個燦爛的笑或一個擁抱，勝過千言萬語！我不習慣被「加油」，因為我知道我總是用盡全力面對所有事情。

大家在「前書」當中，見識到我專業的姐姐和妹妹。其實，在罹病之前，我們各忙各的，在同一顆地球，一個很近，一個很遠，常態裡幾乎一個月也聊不上一通電話。老天很公平。這半年內，親情沒有時差。

她們是科學人，自然要告訴我一些科學事。除了我必須精準的回報醫囑的病情報告之外，她們當然還很用心的照料我的心情。儘管在人前，我用盡全力地樂觀。

妹妹貼了個連結給我讀，讓我能清楚的知道在這個病程當中，如何好好的面對自己的情緒變化。它叫做「庫伯勒－羅絲模型」，描述了人們對待哀傷與災難過程中的五個獨立階段。複製貼過來，也算尊重原創：

1. 否認：「不會吧，不可能啊！」「不是一直以來都好好的嗎？」
2. 憤怒：「為什麼是我？這不公平！」
3. 懇求：「讓我活著看到我的兒子畢業就好。求你了，再給我幾年時間吧！」「如果她能醒來，我什麼都願意做。」
4. 沮喪：「唉，幹嘛還要管這些事啊？反正我都要死

彼時此刻

. 20 .



了。」「我不想活了，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5. 接受：「好吧！既然我已經沒法改變這件事了，我就好好準備後事吧！」

我和所有人一樣，面臨過很多挫折，當然對這其中描述毫不陌生；但唯一對罹癌這事，我也不知道，為何我直接跳到「（五）接受」？妹妹說，這種情緒轉換，是跳動式的，沒有一定順序，而且會因人而異地拉長或縮短其中時程。

我說，妳們爲我做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要爲我加油！

於是，「加油」的意義換成了實質的行動。她們總是會開一列清單給我，告訴我回診時該問什麼問題，好讓她們也能去請教各種專業，來給我最適切的建議。一次又一次的問答，一層又一層加深的理解，原來，我的「接受」，是因為，我早就習慣了挫折；原來，我的「接受」，真的是因為，我什麼都不懂。

我本不想再敘述所謂治療過程的這一段，但視網膜效應很可怕，不管我是在看什麼頻道，或看哪類文章，和「癌症」扯得關係的報導，會莫名其妙一窩蜂的來到我眼前。很多罹癌的本人，在YOUTUBE上的影片集集地記錄著：從很有精神的樣子，經過各種療程的折磨，產生一連串不適的症狀反應，掉髮，或拉開塑料袋口在嘔吐、或瘦骨嶙峋地睜著大眼，呈現著無望的空洞……我其實看得不忍心，但又很想搞清楚，爲什麼每一支這類殘酷的記錄影片，居然都有幾十萬幾百萬的點閱率，到底代表著什麼？



這些日子來，關切我的人當中，也有和我很相近的案例：一例是我高中老師的姐姐，另一例是一位朋友的爸爸。聽說他們治療得很好，一、兩年來，還是過著正常的生活。我常常對我的姐妹說著這兩面借鏡。他們是我的兩盞光明燈！他們怎麼持續亮著，反正我就有希望可以跟隨著。

今年九月，這兩盞光明燈，相繼滅了。

我很錯愕，並且印證了那個模組，出現了「一」。不會吧？

挫折是一種循環，有時還不見得是自己身歷其境。

心理既然有模組，生理一定也有。我沒去問姜醫生，但我把和自己身體的對話、以及近幾個月來的自覺體驗告訴了我妹妹，她如釋重負地大大的吐了口氣，說，「you really got it」！

我和癌症正在攜手散步！我假設，這一路，共有十個站牌，十個站牌上，都有不同的症狀說明，有舊有的，有新來的。當我發現它已與我共生時，已在那即將要抵達終點之前。算清楚分段，那時我們並肩正在第八／九站徘徊；後來，經過四次化療藥後拉回到第三站。我想和它和平相處，這麼散步著就好，因為它比曾經的情人還貼合著我。可是，所有的科學人都告訴我，它是壞蛋，妳得殺它個片甲不留！別小看它今天是在第三站，難保在我不理會它時，它在很短時間內又會來到第八站。我說，不會吧？我一直當自己是個人，不至於這麼泯滅人性！

當我又努力搞清楚了一件事實，我又回到了「五」！

彼時此刻

. 22 .



記得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胸腔X光片時，它就像是一幅吹畫。記得美術課時玩吹畫的狀況嗎？先把水彩顏料倒在圖畫紙上，然後從中心點，不斷變換圖畫紙的方向，使勁的往外吹，常常吹得我頭昏眼花，就愈見藝術的呈現。如今，這幅畫，巴在我肺臟，還靠近我的心臟。我本來期待著回到第三站，或是更近的地方，可以開刀清除它，不要辜負大家爲我流的眼淚。可是我剛開始沒搞清楚，這吹畫在倒下水彩的那一刻，它們保留著一整個色塊，同時已經濺出可控範圍。兩隻小鬼在縱膈腔淋巴，所謂的高速公路上，不知道什麼時候它們要爽快出發去環島！他們就像我，一向不是聽話照做的乖小孩！會忽然想去看日出，就趁夜開車出門；會爲了一場好心情，就把自己喝得爛醉！他們絕對擁有我失序的基因和冒險的精神！

我無法再想像自己到底做過什麼無稽之事！五十多年的人生說短不短，說長不長，我的記性太好，思路太密，會導致我的身體對話混亂，讓我迷路在這個模組裡出不來。

不懂狀況的「五」和清楚了狀況的「五」，它們有點不同。樂觀是杵在面前，睜大眼睛看還能笑著接受？還是背對現實，讓陰影留在身後，假裝沒有看見？我可以慢慢釐清這狀況，並且記住在這個迷宮裡，每個轉彎路口留下的記號，方便自己隨時在不經意身陷其中之時，也能理智的走出來。

莫奈，我感覺有一票人跟著我的事件，走進了這個迷宮！他們不斷的出現著、並且反覆循環著一到四。因爲他們不知道我的兩個「五」之間的差異，所以我得記錄這個心路歷程，讓每個和我生活有連結的人，不避諱任何字眼和話題，建立完整



的溝通。

不要再迷路了，請跟著我笑。Just give me five, please.



彼時此刻

. 24 .

